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国历史集成

卷之三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7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 錄 (第三十七冊)

雙槐歲鈔	一
復齋日記	一一七
賢識錄	一四一
青溪暇筆摘抄	一四六
蓬窗類記	一五四
醫閨漫記	一八二
震澤紀聞	一八七
野記	一九七
枝山前聞	二三一
征藩功次	二三五
寓園雜記	二三九
漫記	二七三
後渠雜識	二七四
沂陽日記	二七七
徐襄陽西園雜記	二七九
吾學編餘	三三二
孤樹衰談	三六三

磯園稗史	三六五
明良記	三九二
庭聞述略	三九七
蒹葭堂雜著摘抄	三九九
滄江野史	四一〇
窺天外乘	四一二
賓退錄	四一九
留清日割	四四三
見聞錄	四四六
損齋備忘錄	四七四
玉堂舊記	四七九
天香閣隨筆	五四四
書事七則	五八四
謏聞續筆	五九三
織言	六四二
秋鐙錄	六五七
研堂見聞雜記	六八三
後鑒錄	七〇四

雙槐歲

鈔十卷

雙槐歲鈔序

一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敘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諸文者用乎理者也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聞以妨賢也功卽於會惡素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顛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子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經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瑩弃瑕而肯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

雙槐歲鈔序

二

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體辭謠議摭摭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揆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予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殆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南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哀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禩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爲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彙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令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

雙槐歲鈔序

三

文字類聚

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足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叢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鈴契究諺談爲稗官搜神惟爲鬼董狐資譴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開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

家邇年尙述大夫華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治聞殆

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則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磨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僅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不遺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序

四

文字類聚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
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
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緲之所紀小而芻蕘之
所談輒卽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
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
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
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
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
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謏陋擇焉而不精詞藻弱弱
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

雙槐歲鈔自序

五

文字

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
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
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
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
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
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
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
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
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
甫謹書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辨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楓林王課

嘉瓜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尙左

禁水火葬

宋復元讐

朝雲集句

第二卷

雙槐歲鈔目錄

一

文字

國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歷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爲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瀝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雙槐廬鈔目錄	
二	
文字韻略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廬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愿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荷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剌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勵
石主事掾師	胥掾官至尙書
士夫孝行	塲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畦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蟲吐活魚
雙槐廬鈔目錄	
三	
文字韻略	
冤魂入夢	己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引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冠始末
王清羅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雙槐歲鈔目錄	四
廊邸官寮	彭蠡纓精
絕句近唐	古廉敘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識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過秋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桮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議	妻救夫刑
雙槐歲鈔目錄	五
山阜變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接例入監	龍與蜘蛛關
京官折俸	接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畫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鳶魚辨

一月干江

子陵太白

雙槐歲鈔目錄

六

文字號數室

邱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修省直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卽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聚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畱院堂之東一鉅櫃局銷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先雖帝世不能無也

然明良率作修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

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鈔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

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

就外傳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爲之慨然因

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尙寶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

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孫佐頓首百

拜謹書

雙槐歲鈔目錄

雙槐歲鈔目錄

七

文字號數室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筠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五傳至郡馬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于朝奉雍孫西臺侍御史憲昭曾孫宜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宜慰勤王有功生子教號譽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譽水以來始潛而弗耀隱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受之廣山納而海函爲學絕絺繪阿曲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擷掇雕鏤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于家邦而觀其德者心融寬猛並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

雙槐歲鈔附錄

文字散錄

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胎教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室覺而婉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壯遊里塾適重生屬對曰黃楷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既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標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兒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

雙槐歲鈔附錄

文字散錄

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楨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倣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方之教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盥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熬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卽知哀慕繼母李氏鞠養之既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搢紳之所不能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荆莽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清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做篋露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貲贖還所居第賜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既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枚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歎欷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與濟伯楊公善欲紬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

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弼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
溶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
竟不第甲科應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
公名有揚州俞姓貴族戚晚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
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關節求進吾不爲也既而兩廣兵
興旨意不限士之貫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
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
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其心
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畧以猛濟之故聲
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譴責莫
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

雙槐歲鈔附錄

三

文子敬

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旛來見公視之於庭示以禮制
由是閭閻服舍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擊舟來
逐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等以微權不完與眾同
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通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
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
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既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
蠶藏奸亦披挾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
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
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開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
二司皆允之乃捐已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
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

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
至學與師生議論經史考試講業疊疊不倦時富室多爲
義官如顏莊輩惟寒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
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軍以不見臨爲耻
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
自公興振庠序會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
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
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權
問間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
廉得實卽斷還其業民以債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俸金
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

雙槐歲鈔附錄

四

文子敬

朔望必解桎梏櫛沐飲食之莫不感泣顧天祝公之壽偶
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
獻見而駭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
矣府太守吳公釋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展號嚴峻待
與寧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問能名卽加褒獎尋薦諸
朝訪察開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
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蓋下每救護之全
活甚衆與寧有嫡庶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
勘公爲開陳因心之蹇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開田雖異境
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近邇安邑民淪浹
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

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現儺載道云驅
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
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為義
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贈庠
吳瑤之父喪憂無謂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
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
儲且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況於百姓
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恃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
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蛇蟠折左股入硯池而斃公呼新謂
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輪服遂
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有錄囚至惠

雙槐歲鈔附錄

五

文子獻

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為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
尸既獲矣又何疑焉蒼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
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証新情真罪當始書決單新遂棄市
公即乞歸冀侍御晨以已登薦剗謂之不得于時行李蕭
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
行囊甚空盜胡為來至則涕洟羅拜各出所有為贖公堅
卻之因護送至山谿開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為
長樂劇盜首剽掠鄉墟邑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
自以為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為良善遂縱焉
允快快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
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

生祠繼公為令者安成李君順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繪容
公謙讓不居也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
身廊廟為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
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
之省前隣之人咸慕其德而真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
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宜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
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
同邑大槐人即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
人曰繼曰廣繼娶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
外傳次金殷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胄出揮使之女女子二
人名士縈綺何彬其婿也公屬續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
酒掃庭內哦萬里錦旌詩其夜問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
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脩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
學兼備名勳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
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據拾大概以俟國史實
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興國同知同年鮑生番周謝
廷舉撰

雙槐歲鈔附錄

六

文子獻

香山 黃 瑜 廷美撰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達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燧燧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徒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齋晦將臥忽

雙槐歲鈔卷第一

文宗憲皇帝

燈燭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室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袍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卽吳王位元年丁未卽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燬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仁祖先家泗洲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

京板圖妙算入皇明暫攜諸將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又與國號相符然則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乙未歲以儒宿被召爲令史系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尋與胡維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奉旨講賓之初筵詩敘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輯成巨帙進供容覽元之奉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疎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

雙槐歲鈔卷第一

二

文宗憲皇帝

據經引註敬爲演繹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尙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勉勵耶仍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渙洽矣觀其所敘蓋在爲都諫時也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尙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卽欲見之於行而又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者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邱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惜邱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耶見於御製文集者可概見已今得逸詩二首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賜苦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葉襯長陌清霜將降雁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元

雙槐歲鈔卷第一

三

天字號

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格杓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

光廟上曰卿姑試之濂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更宜

爾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面變顏頓覺精神退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晨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聲透泛瓊華兮銀漿未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踰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欲傾字不成行

雙槐歲鈔卷第一

四

天字號

列甫綴五韻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論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朱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蕡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辨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春王正月辨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

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
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夫
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思見只是依據三
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
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
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
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
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
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
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
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

雙槐歲鈔卷第一

五

文字

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己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
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其證二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
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
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麟
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
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
秋或問略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
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
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
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

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
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
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卽仲冬也斬冰
卽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也孟子謂舜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
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
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
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
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換爲長歷以從左傳之說自是以
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于此迨伊川謂春

雙槐歲鈔卷第一

六

文字

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
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
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
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
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
雖建子亦可爲春猶子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
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中夏教茭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
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

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生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經嘗事張士誠爲編修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於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尙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尙書仲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仲子曰工部尙書德

雙槐歲鈔卷第一

七

文字散錄

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極卽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極之繆而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伏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寅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寅而以宋郊屬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

第一何耶又如元秦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耶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頓兵圍之久未下眞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眞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

雙槐歲鈔卷第一

八

文字散錄

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眞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如求貴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知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眞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眞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